

中國鄉治之尚德主義

續第十七期

柳詒徵

三國以降。地方組織以次蛻變。其見於史者。晉有嗇夫、治書史、史佐、正里吏、校官佐等。

晉書職官志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

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

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東晉以後始皆仿此法通典職官稱宋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甲甲長主之十什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按宋書百官志雖有此文似述古制並非宋之

定章志稱衆職或此縣有而從縣無各有舊俗無定制也杜氏似未喻此意故誤以爲宋制直同秦改

元魏有鄰長里長黨長等

魏書食貨志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

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

等 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不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 初百姓咸

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

北齊有里正。

隋書百官志鄰領一百三十五里置正臨漳領一百一十四里置正成安領七十四里置正

隋有鄉官而職掌不詳。

通典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所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 開皇十五

年罷州縣鄉官

其見於石刻者魏有族望民族。

張猛龍碑陰有魯縣族望顏彌汝陽縣族望鮑黃頭陽平縣族望吳安世并縣族望雋伯符等

敬史君碑陰有民望沈清郡民望陳樹等

齊有邑老鄉老等。

宋顯伯等造像記碑陰有邑老河內郡前功曹王益老旨授洛陽令蓋僧堅等

雋脩碑有鄉老孫噉鬼等

而雋脩羅之舉孝義至合鄉老一百餘人爲之刊石立碑則仍漢代扁表孝子順孫貞女義婦之法矣。

大齊鄉老舉孝義雋脩羅之碑唯皇肇祚大齊受命引軒轅之高口紹唐虞之選統應孝義以致物揚人風以布則於是緝熙前緒

照顯上世雋敬字脩羅鑽土長安食采勃海前漢帝臣雋不疑公之遺孫九世祖朗遷官於魯遂住洙源幼傾乾蔭唯母偏居易

色承顏董生未必過其行守信志忠投杼豈能看其心捨田立寺願在菩提齧味養僧纓絡匪吝救濟飢寒傾壺等意少行忠孝

長存仁倫可欽可美莫復是過蓋聞論賢舉德古今通尚匿秀蔽之雖囊自現余等鄉老壹伯餘人目噴其事豈容嘿焉口刊石

立口以彰孝義。非但樹名。今世亦勸後生。義夫節婦。續金石萃編。按北齊孝昭帝演。以乾明元年八月即位。改元皇建。詔遣

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搜訪賢良。故鄉老等。舉雋敬。應詔且刊石樹名也。

魏晉之世。專重鄉評。朝廷用人。必經中正。品定。雖其法無關於治理。地方而其意則專重在表揚德行。近

世顧亭林趙雲松等論其事之利弊甚詳。

日知錄。魏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

賊污淫盜一皆盪蕪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

亂作耳。然鄉論之污。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

廿二史劄記。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州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

徒。再核然後付尙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行之未久。夏侯玄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傳而晉衛瓘亦言。魏因喪亂之後。人士

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品。惟以

居位爲重。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有時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令

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爲貶議。由是沈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傳閻又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何攀傳卡粹因弟

哀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卞壘傳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爲妻。時欣有姑喪。未經旬

張輔爲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傳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於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傳劉頌嫁女

於陳疇本劉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傳頌李含爲秦王郎中令王嘉含俟葬訖除喪本州大中正以名義貶含

傳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品傳含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卞壺勅之以爲犯禮

害義并勅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容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傳壺溫疇已爲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

史孔愉以疇母亡遭亂不葬乃下其品傳愉是已入仕者尙須時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 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

徒舉爲青州大中正尙書謂毅既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鑿等力爭乃以毅爲之銓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傳毅

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傳馥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

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傳重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爲延舉得居二品傳軌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

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目爲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傳楚華恒爲州中正鄉人伍讓輕薄無行爲

恒傳恒韓康伯爲中正以周勰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不通其議傳康伯陳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傳慶此

皆中正之秉公不撓者也然進退人才之權寄之於下豈能日久無弊晉武爲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十二郡

中正六舉鄭默以輩之傳默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召吏訪問傳中正采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怒之於中正乃退

爲尙書令傳卞孫秀初爲郡吏求品於鄉議王衍將不許衍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傳戎何劭

初亡袁粲來弔其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畏強

易弱也傳何劭可見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爲輕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卽當途之昆

弟傳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在手用心百態求者萬端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

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

然卽置其重倫彰清議之善專就其弊言之亦惟是較量門閥挾恩怨兩端絕無近日公然賄買聚衆劫持之事是可知社會制裁之力愈於法律萬萬徒恃法律而社會無公正之輿論以盾其後不可輕言選舉也

唐之法制多沿周隋地方區畫亦有規定里正耆老村正坊正保長等名目綦夥降及五代猶沿其制

唐六典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廓內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里正兼課植農桑備驅賦役四家爲鄰五家爲保

保有長以相禁約

通典大唐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耆老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

冊府元龜唐制百戶爲里里置正五里爲鄉鄉置耆老亦曰父老五代因之

文獻通考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若山谷險地遠人稀之戶聽縣使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

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

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

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

又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爲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卽一如是

然其人似是但服造籍察姦督賦應差諸役迥非秦漢三老嗇夫之比李習之平賦書遠本周官然其言鄉正之職事僅有勸告鄉人歸還公蓄一節而不復準周之里閭族黨之選舉書升知雖大儒如習之其理想中尙不以鄉治爲立國之基本斯實古今民治與官治遞嬗之關鍵也

李翱平賦書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於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蓄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

宋代制度去古益遠里正戶長徒給差役其於政教關繫甚微

文獻通考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耆手以課督賦稅耆長之手壯丁以逐捕盜賦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 勿得冒名以給役訖今循其制 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

往破產

熙寧新法。遂主雇役。南渡以後。則有保長保正等制。其賤尤甚。

文獻通考。十大保爲一都。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二年替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輸催納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料人催。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謂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謂之白脚。

然物窮則反。官役無與於鄉治。而講求古禮者。遂別創鄉約。以蘄復古者。鄉治之精神。

宋元學案。呂大鈞字和叔。於張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呂氏鄉約。德業相規。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直。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酬博鬪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勵。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威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

規戒少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壽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

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值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其後朱子又增損之而別爲月日集會讀約之禮

朱子集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日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

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

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每鄉校則擇間寬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序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

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

向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向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下之位約正三揖客

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向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北上長者

西向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

引長者東向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

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向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

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引未滿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

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北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

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

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哺乃退

觀其法蓋糾同志之人為同約推舉齒德俱尊者為約正約副餘人按月執事謂之直月有過不改者則

出約而入約並無何等資格限制約中亦無經費據朱子所定僅有率錢具食一則其科條殊為單簡呂

氏約文固不提及地方公益之事朱子之約則並禁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惟德業相勸錄有為衆集事與利除害二則亦非完全

全不問地方公益利害是此等團體純然出於政治範圍之外持較今之地方自治更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由此可知

吾國自周至漢鄉里組織之法本兼含民政民德兩種性質累朝蛻變民政不修一切責成於官而服務

於官者又多猥賤無學不足齒數惟考道論德之風尚存於高等社會於是留心鄉里者以為民德不興

不可以言治。姑先糾其性質相近者，集合約束，造成一種良善之俗。而後徐復三代之規，故其所責望於同約之人者，至深而未嘗謂糾集多人即可爲抵制暴君污吏之具。此其思想及事實變遷之迹，之灼然可按者也。然則當兩宋時，民德墮落已可概見。如呂氏約文所云：「博關訟營私太甚等事，皆可見其時有此等敗行，實所在皆是。官吏亦不能禁，惟期其能自治。」假令有學識者，徒務治權糾約，此等齟齬鬪訟營私太甚之人，以與地方官吏爭長短，終必爲衆所累，而於事亦無濟。故諸儒所重不在權利之分明，而在德業之互助也。

呂宋之法，僅可以見其時學者之理想，固未必徵之事實。卽史稱和叔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亦不過一部分之現象，未能推行全國也。宋亡於元，而諸儒蘊蓄未行之思想，轉發見於元代。余讀元典章勸農立社之法，歎其條畫之精密，突過前代。有呂朱鄉約之意，而以農民全體行之。其於振興農田水利，尤三致意。蓋合民生民德二者而兼籌之。史冊所載人民團體經營地方公益之條文，未有詳於此者也。

元典章戶部九立社 勸農立社事理 一十五款 至元二十八年尙書省奏奉聖旨節該將行司農司勸農司衙門罷了勸課農桑事

理併入按察司除遵依外，照得中書省先於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奏過事內一件，奏立大司農司的聖旨，奏呵與者麼道。聖旨有來又仲謙那的每行來的條畫，在先他省官人每的印位文字行來，如今條畫根底省家文字裏交行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聖旨定到條畫開坐前去仰依上勸課行。一諸縣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爲一社，不以是何諸色。

人等並行立社。令社衆推舉年高通曉農事有兼丁者立爲社長。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爲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設社長一員。如不及五十家者與附近村分相併爲一社。若地遠人稀不能相併者斟酌各處地面各村自爲一社者聽。或三四村五村併爲一社。仍於酌中村內選立社長官司。并不得將社長差占別管餘事。專一教勸本社之人。籍記姓名候點官到波對社衆責罰仍省。會社長却不得因而搔擾。亦不得率領社衆非理動作。聚集以妨農時。外据其餘聚衆作社者並行禁斷。若有違犯從本處官司就便究治。一農民每歲種田有勤謹趁時而作者。懶惰過時而廢者。若不明諭民多苟且。今後仰社長教諭各隨風土所宜須管趁時農作。若宜先種儘力先行布種植田。以次各各隨宜布種。必不得已然後補種晚田。瓜菜仍於地頭道邊各立牌檟書寫。某社長某人地段仰社長時時往來默觀獎勵懲惰不致荒蕪。仍仰隄備天旱有地主戶量種區田有水則近水種之無水則鑿井如井深不能種區田者聽從民便。若水田之家不必區種據區田法度另行發去仰本路刊板多廣印散諸民。若農作動時不得無故飲食失誤生計。一每丁週歲須要創栽桑棗二十株或附宅栽種地桑二十株早供蟻蠶食用其地不宜栽桑棗各隨地土所宜栽種榆柳等樹亦及二十株。若欲栽種雜果者每丁限種十株皆以生成爲定數。自願多栽者聽。若本土地內栽種已滿裝無餘地可栽者或有病別丁數若有上年已栽桑果數目另行具報却不得朦昧報充次年數目或有死損從實申說本處官司申報不實者並行責罰仍在此

田禾若是水田澆舉方許碾磨依舊引水用度務要各得其用雖有河渠泉脈如是地形高阜不能開引者仰成造水車官爲應付人匠驗地里遠近人戶多少分置使用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如貧無材木官爲買給已後收成之日驗使水之家均補還官若有不知造水車去處仰申覆上司開樣成造所據運鹽運糧河道仰各路從長講究可否申覆合於部分定奪利國便民兩不相妨 一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類及栽種蓮藕雞頭菱角蒲葦等以助衣食如本主無力栽種召人依例種佃無致閑歇無用据所出物色如遇貨賣有合稅者依例赴務投稅難同自添辦河泊創立課程以致人民不敢增修 一本社內遇有病患凶喪之家不能種蒔者仰令社衆各備糧飯器具併力耕種勸治刈俱要依時辦集無致荒廢其養蠶者亦如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併勸外據社衆使用牛隻若有倒傷亦仰照依鄉原例均助補買比及補買以來併力助工如有餘剩牛隻之家令社衆兩和租賃 一應有荒地除軍馬營盤草地已經上司撥定邊界者並公田外其餘投下探馬亦官豪勢要之自行占冒年深歲荒閑地土從本處官司勘當得實打量見數給付附近無地之家耕種爲主先給貧民次及餘戶如有爭差申覆上司定奪外據祖業或立契買到地土近年消乏時暫荒閑者督勒本主立限開耕租佃須要不致荒蕪若係自來地薄輪番歇種去處即仰依例存留歇種地段亦不得多餘冒占若有熟地失開本主未耕荒地不及一頃者不在此限及督責早爲開耕 一每社立義倉社長主之如遇豐年收成去處各家驗口數每口留粟一斗若無粟抵斗存留雜色物料以備歉歲就給各人自行食用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動支經過軍馬亦不得強行取要社長明置文歷如欲聚集收頓或各家放聽從民便社長與社戶從長商議如法收貯多要不得損害如遇天災凶歲不收去處或本社內有不收之家不在存留之限 一本社若有勸務

農桑增置家產。孝友之人。從社長保申。官司體究得實。申覆上司。量加優恤。若社長與本處官司體究所保不實。亦行責罰。本處官司並不得將勤謹增置到物業。添加差役。一若有不務本業。游手好閑。不遵父母兄長教令。凶徒惡黨之人。先從社長叮嚀教訓。如是不改。籍記姓名。候提點官到日。對社長審問。是實於門首大字粉壁書寫。不務正業。游惰凶惡等。如本人知恥改過。從社長保明。申官毀去粉壁。如是不改。但遇本社合著夫役替民。應當候能自新。方許除籍。一今後每社設立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於農隙時分。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語經史。務要各知孝悌忠信。效本抑末。依鄉原例。出辦來。修自願立長學者。聽若積久學問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驗。一若有蟲蝗遺子去處。委各州縣正官一員。於十月內專一巡視本管地面。若在熟地併力番耕。如在荒野先行耕國籍記地段。禁約諸人不得燒燃荒草。以免來春蟲蛹生發。時分不分明。夜本處正官監視。就草燒除。若是荒地窄狹無草。可燒去處。亦仰從長規畫。春首捕除。仍仰更爲多方用心。務要盡絕。若在煎鹽草地內蟲蛹遺子者。申部定奪。一先降去詢問條畫。並行革去。止依今降條畫施行。一若有該載不盡農桑水利於民有益。或可預防蝗旱災咎者。各隨方土所宜。量力施行。仍申覆上司照驗。一前項農桑水利等事。專委府州司縣長官。不妨本職。提點旬常有事故差去。以次官提點。如或有違慢阻壞之人。取問是實約量。斷罪如有恃勢不伏。或事重者。申覆上司窮治。其提點不得旬集百姓。仍依時月下村提點。止許將引當該司吏一名。祇候人一二名。無得因多將人力。搔擾取受。據縣年終比附到社長。聽事成否。第開申本管上司。却行開坐所管州縣提點官。旬當成否。編類等第。申覆司農司及申戶部照驗。才候任滿。於解由內分明開寫排年考較。到提點農事工勤惰廢事跡。赴部照勘。呈省欽依。見降聖旨。依附以爲殿最。提刑按察司更爲體察。

以元之社章較宋之鄉約則後者爲平民之組織前者爲貴族之團結後者爲普遍之方法前者爲局部之規約後者多舉示實事前者似務爲空文後者適合於人情前者尙近於高調然其選立社長未明定若何選舉之法與鄉約之不言若何推舉約正約副同也保甲勤謹孝友之人籍記不務本業游手好閑不遵父母兄長教令之凶徒惡黨與鄉約之籍記賢能規戒過失同也鄉約不隸於官社長則隸於官然其爲理董人民自身之事非以爲對抗官吏行政之失亦相同也元之社章所謂不得率領社衆非理動作即含有不得聚衆抗官之意余於此知吾國法制之動機無論由於官吏或出於人民然其原則要不外尙德而不尙法只知以民治民而絕不知以民制官此固君主國家所造成爲今人所當矯正者然亦可見今之馴謹之士束身自好不敢一爲平民鳴其不平者其原因固甚久遠而凶徒惡黨轉得因新法以自怨至於鄉里積怨叢怒而莫可如何此尙德與尙法兩種主義所以必當調和融合者也。

(未完)